

第三章

麥克羅夫特隱約覺得最近的自己有些不對勁。

他開始盯著鏡子，或是所有會反射出影像的光滑表面，在意起身上所有的瑕疵，他擔心髮際線可能太後面了，腰圍數字太浮誇了，雀斑太多了(那些該死的色素沉澱到處都是，到處都是！)，麥克羅夫特對於自己的外貌如此焦慮已經是超過二十年前的事了，焦慮是愚蠢又耗能的行為，代表一個人對事情失去掌控，能夠掌控大局的人從來不焦慮。

見鬼了，麥克羅夫特從來不讓事情失去他的控制，某方面來說，他是個控制狂，他不能容忍眼皮子底下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發生，為了讓事情能夠往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他不惜用各種手段來達成。

但是現在，他開始為了外貌而苦惱，像是他的青春整整晚了三十年，腰圍尚且能夠解決，只要他願意放棄心愛的甜點，在下午茶時間換上他痛恨的緊身運動服，站上跑步機揮汗如雨，這很簡單，麥克羅夫特是個嚴格執行計畫的人，但髮際線就相對棘手了，你不能奢望逝者復活，同樣的道理套在中年人的毛囊上也完美適用，麥克羅夫特咬了咬牙，試著找出這一切的源頭。

這沒有道理，這件事就這樣「碰!」的一聲發生了，就像某種爬蟲腦大覺醒，本能大爆炸，這些煩惱跟焦慮突然變得像吃飯睡覺一樣理所當然，聰明如麥克羅夫特也完全沒有頭緒，只能對著這一切乾瞪眼，失去掌控的感覺讓他心裡的控制狂哭嚎著，敲著他的腦袋，逼著他去找原因，麥克羅夫特向後倒在舒適的辦公椅裡，忍著頭痛，將最近發生的事件在腦子裡翻閱過一遍。

議會裡的金魚們？不，不值得他費心。

夏洛克？他已經兩個多月沒見他的小弟弟了，他的頭疼好了一些。

媽咪？噢，他想起那通電話了，當然了，他怎麼可能忘記呢。

那些尖酸刻薄的句子在他的記憶宮殿裡裸奔，關於髮際線、體重、雀斑。麥克羅夫特用雙手摀住臉，克制著不要去粗魯的擽他的頭髮，大英政府一點也不得體的呻吟了起來，肯定是他的母親，怎麼不會是他的母親呢？他的母親就像印度教裡的濕婆神，同時掌毀滅與新生，麥克羅夫特堅信夏洛克肯定是遺傳了毀滅的那部分，並且優秀的將其發揚光大。

同樣讓他焦慮的還有另一個東西，更為隱晦而不該公開談論的。

就是……嗯，資訊素的味道。

麥克羅夫特用手狠狠的壓住自己的臉，他可以感覺到鼻子被手掌壓扁了，但這可以讓他感覺好一些，這爛問題就像夢魘，從他分化的那一天開始就繚繞不去，這其實不是個大問題，他可以輕鬆的用抑制貼片和古龍水修飾，但它依然是個問題，就是那種平時不去想，彷彿不存在，猛然想起時卻會覺得天崩地裂，世界毀滅。

有人敲了門，完美的三下，麥克羅夫特立刻將自己從悲傷中拔了出來，挺直腰杆，低頭振筆疾書，他的女助理踩著高跟鞋喀喀喀的走了進來，拿走了他搞定了的那沓，換上了另一疊新的，安西婭收拾好文件，離開前像只報喪女妖似的提醒麥克羅夫特，在下午五點時，他要前往貝克街221B。

麥克羅夫特波瀾不驚的繼續簽署著文件，向安西婭道謝，他甚至沒有抬頭看她一眼，沒人知道他的後槽牙在聽到提醒時狠狠的疼了一下。

禍不單行，禍不單行。麥克羅夫特在心中反復咀嚼著這句諺語，必須尊重諺語，它們由祖先們的血淚教訓交織而成。

他在下午五點時準時離開第根歐尼，前往221B，在踏上老舊小公寓的階梯時，祈禱等一下不要被親弟弟氣得心臟驟停。

祈禱不管用，至少奇跡沒在麥克羅夫特身上發生過，但他可以接受，蠢蛋才會期待上帝的救贖。

「聽聽是誰來了，大英政府和他的肥屁股，當他踩上階梯時屋樑震下的灰塵多得能把我們淹死。」

他遠遠就能聽見夏洛克的酸言酸語，還有華生醫生斥責他的聲音，諸如「他是你的哥哥，對他友善點。」、「客觀來說，我是說以醫學上來看，他的體型適中，只是體脂高，你才會覺得他胖。」、「夏洛克，當我說話時請你看著我的眼睛。」

「晚上好，華生醫生。」麥克羅夫特優雅的步入他們的起居室，他的弟弟正蜷縮在他的單人沙發上，對著他怒目相視，修長的四肢可笑的擠成一團，好醫生滿臉尷尬的看著麥克羅夫特，想必是想起剛剛關於他體脂多寡的發言。

這就像是例行公事，麥克羅夫特走進221B，夏洛克照例開下第一槍，然後是一連串的唇槍舌戰，哈德森太太和約翰得在夾縫中努力求生存，攻擊範圍通常會圍繞在麥克羅夫特的體重、夏洛克的推理失誤云云，但今天夏洛克似乎找到了新樂子。

他眯著眼看著他的哥哥，像是老鷹盯上了獵物。

「你在焦慮，」他開口，雙手交握著放在嘴前，「為了你的外表和資訊素的味道。」

麥克羅夫特別開了臉，憤怒的看著窗簾，這對伴侶對於窗簾的品味顯然有待加強，不可避免的，他的煩心事被他的混帳弟弟拉出來攤在陽光下一一剖析，大概就像孩童扭斷小動物脖子的那種惡趣味，麥克羅夫特有時候真恨不得聲帶去除手術在人類身上能夠合法。

哈德森太太噢了一聲，善解人意的扭頭往樓下廚房跑，這是她少數幾次主動為麥克羅夫特倒茶，約翰看起來想要逃出這個空間，尷尬感幾乎能悶死他，他清了清喉嚨，試著去阻止他的Alpha，但夏洛克在他說出第一個字時又繼續說了下去。

「後退的髮際線，日益壯大的腰圍數字，你終於願意正視這些問題了嗎我親愛的哥哥？不對，你才沒有正視，你仍然還在懷疑這是否是個假議題，讓你開始擔心的原因另有他人，是誰呢，到底是誰呢，噢讓我猜猜……。」

「我不介意把傘尖伸進你的槍傷裡，我想那裡還有個洞，對嗎？如果你能閉上你的嘴，我想華生醫生會多活幾年，勞煩了。」

麥克羅夫特優雅又惡毒的打斷了滔滔不絕的夏洛克，天佑英皇，他弟弟的嘴就像個永遠關不緊的水龍頭，他接過哈德森太太遞過來的茶杯，茶盤的邊緣還貼心地放著兩塊小茶點，麥克羅夫特向年長的女士道了謝，拿著茶杯走到房間的另一頭瞪著他的弟弟。

哈德森太太是天使，她到處發送著紅茶與小茶點，讓那些甜甜的小東西塞進福爾摩斯兄弟之間，約翰感激的接過那些東西，然後在夏洛克的抗議聲下成功用一片奶酥餅乾堵住他的嘴。

「麥克羅夫特，我替夏洛克道歉，他……。」

「不是什麼問題，他只是試著想要推理，然而總在結論時出錯。」

諮詢偵探憤怒的低吼了一聲，隨即被茶點一口噎住-----幹得漂亮，哈德森太太！

「所以……呃，你真的為了外表焦慮嗎？」

這個小個子軍醫小心翼翼的問著麥克羅夫特，他盡力做到不讓人反感，畢竟以他們的交情來說，這有些過於私密了，但他見過類似的狀況好幾次，說不定他能幫上忙。

麥克羅夫特看起來有些遲疑，看來真的深受其擾，他的眼神在約翰身上徘徊了一陣子，有些動搖。

「……是的，從前一周開始，突然開始不受控制的去關注我的外表。」

約翰松了一口氣，接著又問了一些問題，例如「最近是否睡得多」、「變得沉不住氣」，麥克羅夫特儘量據實回答，當約翰問到「最近是否跟未標記的Omega相處過」時，他的腦子

敲急了警鐘。

「是。」他艱難的從喉嚨擠出答案，握著傘柄的手指不自覺的收緊，他緊張時總會不自覺地想抓點什麼，夏洛克終於吞下了喉嚨裡的甜麵團，遊刃有餘的在一旁發出嗤笑，而安德森太太站在他旁邊，努力讓他吃下更多小餅乾。

「那麼，約翰皺了皺鼻子，聳了下肩，看起來放鬆了不少，麥克羅夫特正警戒的盯著他看，彷彿害怕這位軍醫下一秒就會大聲宣佈他得了絕症，約翰給了他一個安撫性質的笑容。

「你可能只是開始想要求偶了，麥克羅夫特，這種繁殖焦慮在Alpha們身上很常見。」他溫和的說。

哈德森太太手上的茶點盤「喀噠」一聲落在地上，精緻的小茶點滾落一地，夏洛克的茶杯傾斜了，滾燙的紅茶正澆在他自己的褲襠上，然而他卻渾然不知，麥克羅夫特僵硬的放下手中的瓷器，沒有把剩下的兩片小茶點吃完，在一片死寂中快步走出221B。

「這不該被說出來嗎？」約翰疑惑的歪了下頭，夏洛克終於感受到兩腿之間的熱茶，驚叫著跳了起來，差點踩到正跪在地上收拾殘局的哈德森太太，年長的女士尖叫著諮詢偵探的名字，他們的鄰居開始敲著牆壁抗議，屋裡亂成一團。

「這個結論非常驚人，約翰。」

哈德森太太終於如願收拾好地毯，而夏洛克換上了乾淨的褲子，他滿臉嚴肅地對著約翰說，好醫生挑了下眉，沒有再多做評論。

Alpha們啊。

第四章

雷斯垂德可說是容光煥發。

他度過了一個非常優質的熱潮期，那些高級抑制劑絕對對得起售價，沒有連續好幾天的高燒，沒有因為屁股不斷流水而需要換洗的床單，噢說到床單，那些亞麻床單棒極了，正是雷斯垂德喜歡的那種，儘管他對於自己築了個巢這點有點小在意，但大體來說，非常不錯。

甚至有人幫他向蘇格蘭場請了假。

他哼著不成調的曲子走進辦公室，忽視掉所有部下見鬼了一樣的眼神，雷斯垂德覺得他們過於大驚小怪了，但莎莉的眼神告訴他，這確實值得一次大驚小怪，他知道每次熱潮假後的探長表情有多臭，女警官緊隨在雷斯垂德的屁股後面，在門關上的最後一刻跟著溜了進來。

「嗨，頭兒，歡迎回來。」她的手上拎著一小盒甜甜圈，放到了雷斯垂德的辦公桌上，他不著痕跡的瞄了一眼，是他喜歡的那家。

「我只是放了三天的熱潮假。」

「你看起來神采奕奕。」

「要是給在場的所有警員們放三天假，他們也會跟我一樣容光煥發的。那是給我的嗎？」雷斯垂德脫下大衣，掛在座位旁的衣架上，轉過身來指著甜甜圈盒，莎莉對著他做了個鬼臉，看著自家頭兒像個孩子似的急著把手往甜甜圈盒裡探，銀髮的Omega掏出了一個巧克力口味的，開心的咬下一口。

今天真是太棒了，他鼓著腮幫子，慢悠悠的嚼著甜甜圈想，一邊從他的公事包裡掏出文件，莎莉抱走了一些他在假期裡處理好的，準備在等會兒一起交給上頭。

雷斯垂德感到心平氣和，截至目前為止，一切都如此和平安順，可他沒想到自己從來不是個幸運的人。

「蓋文！」

他的辦公室門被「碰！」的一聲打開，或是被踢開，管他的，現在雷斯垂德想殺了那個讓門發出巨響的傢伙。他從辦公椅上嚇得跳了起來，有著高聳顴骨的諮詢偵探像頭蠢馬般闖入他的辦公室，他的好醫生緊跟在後面，當然了，他當然在，哪裡有夏洛克，哪裡就有約翰，約翰用極度抱歉的眼神望向雷斯垂德，後者正瞪大著那雙巧克力色的眼睛，警戒的看著夏洛克，嘴裡還在咀嚼某種東西，約翰瞄到了桌上的紙盒子，噢，是甜甜圈。

「我聽說你休假回來了。」夏洛克在他的辦公室裡轉著那對玻璃眼珠，用鐳射似的眼神掃著雷斯垂德，估計現在他連探長先生在三天假期裡吃了什麼都知道了，雷斯垂德吞下嘴裡甜滋滋的麵團，像是牙疼一樣咧起嘴，嘶了一聲。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屁快放。」

「給我案子。」

「現在沒有，我剛休假回來。」

「那給我還可以的案子。」

「跟你說了，我沒有案子，我休假前都把案子轉到其他探長那裡了。」

這樣很壞，但雷斯垂德希望夏洛克可以去煩其他人，而不是像只混帳小鱷魚一樣緊緊咬著他的屁股不放，迪莫克探長是個不錯的選擇，他是個認真工作的單身Alpha，沒有妻小需要照顧，脾氣穩定，思考方式開放，很適合跟著夏洛克到處折騰。至於他自己？放過他吧，他已經是個中年人了。

夏洛克的眼睛危險的眯了起來，但雷斯垂德無所畏懼，他甚至踹過這小Alpha的屁股，這不是形容詞，他是真的踹過。

在一個雨夜，他撐著傘往家裡沖，因為他的Alpha要求他在時限裡到家，否則他就要倒大楣。然而他卻偶然遇見躺在小巷子的垃圾堆旁、嗑嗨了的夏洛克，他二話不說的丟下傘，大罵著髒話把那小混蛋從垃圾堆裡拖出來，狠狠的往他的屁股上踹了一腳。

然後他開始找監視器，對著那些小眼睛大喊大叫，在黑色轎車到達時，時間也超過了他的妻子給他設下的限制，他開始焦慮了起來，像只流浪狗，被雨淋得全身濕透，但還是幫著司機把夏洛克抬上車，而麥克羅夫特拉下了車窗，邀請他一起上車。

他被安穩的送到家門口，當他渾身濕透，發抖著走進屋子裡，而他的妻子拿出藤條時，那政府官員像鬼魂般從門口冒了出來，微笑著向他錯愕的妻子道謝。

「您的Omega在這滂沱大雨中幫了我一個大忙，女士，這是一點微不足道的薄禮。」

西裝革履的Alpha遞上了手中的禮物，雷斯垂德能夠從包裝隱約的猜出那是一瓶酒，他的妻子將藤條藏入陰影中，笑吟吟的接下，而他在那晚也逃過了被抽打的命運。

雷斯垂德眨了眨眼，將思緒拉了回來，下意識地舔了下嘴唇，夏洛克依然在氣呼呼地看著他，鼓得像只河豚，顯然必須去跟其他蘇格蘭場金魚打交道讓他感到難受，他瞪了雷斯垂德一會兒，像個孩子賭氣似的把臉別開了，雷斯垂德的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一個非常危險的嘗試。

他要跟夏洛克做個交易。

「我可以去幫你搞一些案子來，你喜歡的那種。」雷斯垂德說，原本已經準備拉走偵探的約翰停下了手上的動作，他已經把辦公室的門開了一半。

約翰輕輕的把門放了回去，看起來為眼前的場景感到困惑，而夏洛克的臉以一種快得令人咋舌的速度扭了過來，他的眼裡燃燒著某種東西，就像被禁止吃糖的小孩看見了一盒無人看守的糖，雷斯垂德知道自己已經贏了一半，他又舔了一次嘴唇，抬起手臂，讓它們在他的胸前交叉。

「但你必須給我一個東西。」

「別賣關子，蓋瑞，你知道這招對我沒有用。」

「喔，是嗎？」

銀髮的Omega扭了扭脖子，活動了下筋骨，他注意到夏洛克已經開始不耐煩的跺起腳來。

「給我你哥的電話號碼。」

這蒼白的小Alpha看起來像是蛋蛋中了一槍，或者是吞了一隻爬滿蛆的死人臭鞋，那張臉上劇烈的表情變化讓雷斯垂德收穫了意料之外的樂趣，他甚至可以說是樂壞了，夏洛克看起來永遠是那麼冷漠且不近人情，他對於案件以外的所有事情都毫不在乎，但現在，看看啊，他露出了一個被驚嚇到的，又震憾又噁心的表情，夏洛克並不是唯一一個被驚嚇輾壓的人，好醫生站在門口，手還扶在門把上，嘴張得能塞下一整個雞蛋。

「格雷戈，你剛剛是要了麥克羅夫特的電話號碼嗎？」約翰回過神來，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臉，他必須確保自己不是在作夢，或是夢游，雷斯垂德抱著手臂，淡然的像是他們剛剛討論的是天氣，而不是他要求了大英政府的聯絡方式。

夏洛克盯著他看，比起剛剛的瞪視，現在更像是活見鬼，他的嘴緊緊的抿著，只剩下一條粉色的唇線，接著他嘟起了嘴，整張臉皺在一起。

「先證明你會給我案子。」

雷斯垂德發出一聲輕笑，無視約翰快要掉出眼眶的眼珠，拿起辦公桌上的室內電話開始撥號，他打給了迪莫克，那位勤勞又年輕的Alpha探長，請他將手頭上所有還沒破獲的懸案整理出來，並且交給一個高瘦的年輕人，他掛上了電話，對著夏洛克挑起了眉毛。

諮詢偵探將手探進了大衣裡，拿出一枝筆和一本小筆記冊，他的臉換上了冷漠的表情，背板挺直，眼珠屈尊似的向下看那本筆記簿，他沙沙沙地用力寫下一串數字，然後粗魯的從冊子上扯了下來。

「給你。」夏洛克恢復成雷斯垂德熟悉的那個了，他暴躁的把紙塞進雷斯垂德手裡，然後猛的轉身，在踏出辦公室的同時將門狠狠摔上，外面的一些警員和警官們發出了警告的噓聲，雷斯垂德可以透過磨砂玻璃隱約看見小混蛋並沒有立刻離去，而是在門前晃動著，然後咆哮出聲。

「我想你該去幫幫你的偵探哈？」雷斯垂德的視線向下滑去，看見了夾在門縫裡的大衣衣角，他抬頭看了看約翰，一邊將那張寫著麥克羅夫特號碼的紙張小心折好，放進胸前的口袋裡。

他的好友還是站在那裡，紋風不動。

「你可以直接問的。」雷斯垂德嘟囔著，繞過了辦公桌，拉過椅子一屁股坐下，從那堆公文袋子裡隨意地拉出一個打開，在看到燒焦的驗屍照片時皺起了臉。

「你要跟麥克羅夫特，我是說，大英政府，你要約他嗎？格雷戈？你要他的電話號碼做什麼啊？」

「我是要約他啊。」雷斯垂德從抽屜裡翻出一副眼鏡戴上，開始低頭看起了檔，那是一副玳瑁花樣的大框眼鏡，眼鏡店的老闆說跟他的眼睛很配。

約翰看起來嚇壞了，他的嘴唇嚙嚙著，眼裡透露出擔憂，雷斯垂德歎了一口氣，試著安撫他的好友。

「只是為了道謝。他一直以來都幫了我不少忙，但你總不能對著攝像機發出一個晚餐邀約，即使我沒上過禮儀課程，也知道那一點也不禮貌。」

是這樣啊，是這樣嗎？好醫生狐疑的抽了下鼻子，決定先收下這番說辭，他還必須去解救夏洛克，或者換個更精闢的說法，解救所有蘇格蘭場的在職員工。

門被輕輕地帶上，雷斯垂德放下了手中的紙張，拿出了手機，開始慢慢地敲下那串數字，他開始編輯一封短信，關於一個晚餐邀約，他打了幾個字，又躊躇的刪掉一些，再打

上新的，在最後耐心被消磨殆盡時，雷斯垂德意識到這不是他的風格，所以他決定直奔主題。

「Dinner？」-----GL

第五章

長官收到了某則非常重要，且非常私人的訊息。安西婭想。

麥克羅夫特看上去依然冷靜，冰人之稱並非浪得虛名，他把那部私人手機放了回去，重新拾起鋼筆，校閱起手中的檔。

看螢幕的時間比平常多了10秒，而且手腕有輕微的抖動。安西婭啪啪啪的敲著手機鍵盤，她拖出了一個新的備忘錄，中規中矩的打上日期，然後將她的觀察結果輸入到她的小小觀察日誌裡，她的目光越過手機螢幕，假裝心不在焉的觀察著她的老闆，這不尋常，上次麥克羅夫特被私事驚動成這樣(是的，安西婭認為這值得用上驚動一詞，你看看，長官的手腕可是在發抖啊)，是小福爾摩斯把死人航班搞砸了的那次，那次他可氣壞了，甚至坐在那兒一整個下午，什麼事都沒有幹，只是一直擺弄他的髮際線，安西婭大腦裡感性的那一塊想要提醒她的長官住手，但理智的那一塊要她閉緊了她的嘴，她是沒有什麼弟弟妹妹要養，但她下個月想買一棟新房子。

要知道麥克羅夫特·福爾摩斯能夠爬到今天這個位置，並不只是依靠他的聰明才智與交際手腕，還必須算上他的工作狂屬性，讓一個工作狂萎靡不振一個下午，那得是多大的情緒波動。

什麼？你說一個下午根本沒什麼？

助理小姐會告訴你，她的長官先生能用一個下午搞定一個核武危機，同時炸掉某個小島，在處理到能夠由她接手後，他會優雅的步入白金漢宮，陪女王喝下午茶，聊她的柯基和子孫輩們，陪女王話家常後，他會回到辦公室，吃一點小東西，繼續他的護國大業。

安西婭擔憂過長官先生的擇偶問題，擔憂程度大約排在「如果她被炒魷魚了」後面，她曾不小心聽到福爾摩斯夫人對著麥克羅夫特咆哮，內容涵蓋代數與天文，但電話掛斷前的句子永遠是：你找到你的Omega了嗎？

嘿，這不能怪她聽得太清楚，是福爾摩斯夫人的聲音過於宏亮，而且那些電話每個月都有，最近則有愈加頻繁的趨勢。

但她完全可以理解福爾摩斯夫人為何擔憂，可憐的Alpha與Omega們天生就活像被詛咒，必須找到另一半綁定，下半輩子才能過的平安順遂，安西婭不敢想像一輩子必須跟某個人綁在一起的感覺，謝天謝地，她的父母把她生成了一個Beta，但她的長官就沒那麼幸運了，他是個切切實實的Alpha。

一般來說，Alpha不會和「不幸」這個形容詞掛勾上，他們是天生的領導者，擁有強壯的身體與爆發力，能遊刃有餘的應付緊急狀況，人們總會說「成為一個Alpha能撈到不少好處」，彷彿只要你是一個Alpha，權力、金錢、伴侶就能不費吹灰之力的手到擒來。

但他們看到的不過是表面的風光，Alpha之間會無意識的相互競爭，經過社會化的老傢伙們尚且比較好應付，他們會貼上抑制貼片，用溫和的笑容和得體的西裝把自己包裹起來，小心的不要傷到彼此或其他人，但從縫隙裡溢出來的控制欲依然誰都能聞見。那些小的Alpha們就很棘手了，安西婭就揍過好幾個。這些剛分化的小崽子們精力旺盛，無處發洩，不會控制互相競爭的渴望與力度，他們什麼都聞，什麼都想要，卻不想想自己手無搏雞之力，這就容易惹出麻煩，每年因為家中的Alpha孩子而上法庭的父母多了去了。

麥克羅夫特算是Alpha裡相對溫和的那一個，且少見的冷靜理智，但依然控制欲驚人

，他所控制的範圍從英國情報機關到他弟弟住處前的監視器，當然也包含了他自己。

所以當安西婭看見麥克羅夫特因為一封簡訊而顫抖時，她的腦袋裡先是亮起了紅色警報，確認過那封簡訊來自私人手機，以及長官先生故作鎮定的表現後，她將腦子裡的紅色警報關掉，換上了藍色的閃光燈。

她稱之為，八卦雷達。

她等在一旁，像匹豹一樣伺機而動，眼睜睜看著麥克羅夫特將第七勺碎冰糖加進那個不到三百毫升的小茶杯，而沒有像往常一樣出聲阻止，那只金色的湯匙在茶水裡(或者是紅茶口味的糖水裡)攪動，沒有融化掉的冰糖顆粒在底部沙沙作響。

「安西婭，今天晚上有什麼行程？」麥克羅夫特放下鋼筆，視線落在門口的綠植上，端起茶杯緩緩地喝了一口，看起來面不改色，助理小姐決定當作什麼都沒有看見，她按了幾下手機，平靜的向麥克羅夫特報告，麥特公爵的枯燥晚宴可以明天再舉行。

「今天晚上沒有任何行程，長官，您可以在簽署完這些公約後逕自離開。」

她伸手指了指桌上那迭任誰看了都害怕的公文高塔，當然，這些所謂害怕的人永遠不包含麥克羅夫特，他微微頷首，將茶杯放回桌面，伸手去拿糖罐。

安西婭差點沒忍住脫口而出的嘲諷，而那個空了的糖罐即時拯救了她，大英政府失望的把蓋子蓋了回去，將空瓷罐往旁邊推了推，為公文騰出一塊空間，拿起鋼筆繼續埋頭苦幹。

安西婭把高跟鞋踩得喀喀大響，音量遊走在第歐根尼的標準邊緣，她帶走了麥克羅夫特搞定了的檔，還有那個空糖罐跟滿滿的腹誹，如果她的老闆真的對外表感到擔憂，他更應該改掉一緊張就更加嗜甜的壞習慣。

這位嗜甜的老闆此時正豎起耳朵，聽著助理小姐的腳步聲，確定她是真的走遠了，她踩得太大力了，麥克羅夫特想，他放下筆，拿出了那部私人手機，螢幕還停留在那封訊息的對話方塊，他沉思了一會兒，開始著手編輯回復。

「Why not?」-----MH

第六章

雷斯垂德在已讀的七分鐘後回傳了一串地址跟時間給麥克羅夫特，政府官員閉上眼，知道探長先生肯定是還在現場，夏洛克在他耳邊大聲催促，或是抱怨。手機震了一下，他偷偷點亮螢幕，在口袋裡閱讀了麥克羅夫特的回覆，或許夏洛克又跟那個叫安德森的法醫吵了起來，雷斯垂德按滅手機，上前去分開那兩個傢伙。

夏洛克吵個不停，雷斯垂德或許叫來了好醫生，讓他把諮詢偵探帶走，然後走到一旁，打下了這串地址，按下傳送鍵。

麥克羅夫特睜開眼睛，平復著滿腹驚訝(或者是驚嚇)，那串地址他很熟悉，他監視著那裡，也去過幾次，他有好幾次從那裡把抖得一蹋糊塗的，或是吐的到處都是的夏洛克帶走。他記得那棟單身公寓的前門，擁有一個小巧的白色階梯，雷斯垂德總把他的銀色寶馬停在門口的正對面。

他並不覺得雷斯垂德會邀他去上流餐廳吃飯，甚至不覺得他們會去餐廳吃飯，雷斯垂德不是那種捨得在食物上花大錢的人，想像雷斯垂德出現在高級餐廳，羞赧地對著他微笑，麥克羅夫特就覺得一陣詭異。

這位探長更適合巷弄裡的私人小酒館，能一邊吃下酒小菜，一邊看用投影幕播放足球賽的那種，他知道雷斯垂德常去的那間，就在他的公寓附近，雷斯垂德會在喝醉後慢慢散步回家。麥克羅夫特親自拜訪過幾次，特意選在雷斯垂德離開後。他知道探長先生喜歡點一杯黑麥啤酒，配一籃炸魚薯條，巧克力色的眼睛緊盯著正在撥放足球賽的螢幕

，舌頭不自覺地舔著……。

停下，麥克羅夫特。停下。他對自己說。

他集中精神，火速趕完了剩下的那些文件，他的助理在最後一份文件完成時再次出現，還帶來了一條純藍的領帶與一對貝殼袖扣，是麥克羅夫特最喜歡的那組，他鬆開脖子上那條紅色絲質領帶，換上了安西婭帶來的那條，這條領帶可以讓他看起來更柔和。

「有事直接打電話。」他低頭弄著袖扣，向安西婭發下指令，但助理小姐拿走了他的工作用手機，遞上了一瓶好酒，麥克羅夫特提起手腕，那瓶波特酒就掛在那裡，沉甸甸的，他挑起眉毛，看了安西婭一眼，若無其事地一邊整理衣領，一邊往外走。

他坐上黑色轎車，車輛平穩的開動起來，最後在雷斯垂德的小公寓前停下，麥克羅夫特再次整理了下衣領。

當他緩步走上台階時，他的手握緊了雨傘。

還沒待他按下門鈴，門自動打開了，一顆有著銀灰色頭髮的腦袋探了出來，雷斯垂德肯定是從窗戶看見他的黑色轎車了。公寓的主人穿著一件灰色毛衣，看上去很柔軟，還帶著玳瑁花色的眼鏡，很襯他的眼睛。

麥克羅夫特對著探長先生露出一個淺笑，遞出了手中的禮物，雷斯垂德也笑了一下，收下了，隨手放在餐桌上，他讓麥克羅夫特坐在唯一的那把雙人沙發裡，然後走進了廚房。

麥克羅夫特將雨傘放到一邊，不著痕跡地環顧著周遭的環境，這是他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觀察這裡，這是一間一衛一臥的小公寓，附帶一間廚房，目前正傳出誘人的香味。臥室就在他的背後，門扉敞開著，麥克羅夫特假裝自己沒有看見床上的那些床單。

那些床單皺成一團，構築出一個粗糙的圓，所有Alpha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沙發上染著一股香味，麥克羅夫特輕輕嗅了一下，是雷斯垂德的信息素，大吉嶺、太妃糖，還混著香皂的乾淨氣味，這時雷斯垂德從廚房裡走了出來，倚在門框上，盯著麥克羅夫特瞧。

尷尬極了，就像是在午休時偷看女學生被抓包的男孩，麥克羅夫特坐直了身體，躲開了那道目光，而探長先生，這個豹子一樣的銀髮Omega，手上正拿著一把魚刀。

那把刀保養適宜，經常被使用，麥克羅夫特的視線滑了下去，瞪著那把刀，雷斯垂德沒理他，只是露出了一種甜心微笑，就是夏洛克想要從你身上拿點好處時，試著模仿的那種。但夏洛克總是模仿得極其拙劣，一點魅力都沒有，甚至讓人退避三舍，而雷斯垂德，他簡直在發光，他用那種笑容把所有人變成他的信徒。

「那麼，在晚餐之前。」雷斯垂德說，聲音低沉的讓麥克羅夫特幾乎起了雞皮疙瘩。

「我們先來談談你非法入侵我家的事。」

新鮮，沒人盤問過他這種事，即使是他的寶貝弟弟。他覺得有趣，但很快的，他意識到雷斯垂德是認真的，那把魚刀不是順手拿來的，麥克羅夫特一瞬間覺得自己像是被請入了甕中的鱉，而雷斯垂德是準備吃了他的那個掠食者。

這個問題必須好好的回答。

「是我的錯，我總是這樣橫行霸道慣了。這樣很有效率，但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接受，不是嗎？」

麥克羅夫特誠懇地望向雷斯垂德，冷汗在訂製西裝裡流淌，Omega也在看他，那雙巧克力色的眼睛純真過頭了，拇指在刀柄上婆摩著，像是在思考政府官員是否真的誠懇如表面。

「謝謝，但不要有下次，非法入侵？一次就夠了。」在一片死寂後，雷斯垂德說。他轉身走向廚房，帶著那把魚刀，麥克羅夫特鬆懈了下來，倒在那張沙發裡，像是被抽掉骨板的烏賊一樣軟趴趴的，他的呼吸還沒緩和下來，

「今天吃鮭魚，我很抱歉剛剛忘記放下刀子！」Omega的聲音從廚房裡傳了出來，穿著西裝的Alpha無力的回以一個表示理解的音節。

那差不多是一聲劫後餘生的呻吟。

腎上腺素慢慢的降了下來，麥克羅夫特坐在那兒，思考他母親的那些話，到底對他產生了多嚴重的影響，他讓出車子、對別人的熱潮期多管閒事、空出時間來吃一頓危及人身安全的飯。

麥克羅夫特僵在沙發上，努力忽視敞開著門的臥室，還有裡面用他送的被單築成的巢，他試著告訴自己，紳士一點，眼睛雪亮一點，得體的Omega才不會在熱潮期後立刻邀請Alpha到家裡用餐，他們應該先在外面約會三次，然後才上門拜訪。

見鬼，他剛剛是在思考要跟雷斯垂德約會嗎？

他要窒息了。
